

一九六六年

19660210

北 京

致程应镠

流金：

久不得消息 不知近日工作生活如何 宗藻^①还教书没有，孩子们升了大学没有。北大历史、哲学系已分出 改为“半农半读”制度，二月已在十三陵山村中开学上课，且决定不再回头。五十来岁教授均已同去，留下的惟六十以上向达 等若干人而已。变化之大 师生精神上似均有‘准备不足’感。此等变化不知是否仅限于北大，还是不久即将向全国高等院校推行？又闻北大总校将向汉中迁移 目下只是一种打算 如为明日事实 则将来战事压力重点，还是来自东北方面，不是来自南方。因美帝总希望‘亚洲人打亚洲人’泰越傀儡不足利用 最后一着棋，大致还是放日本军国主义者出笼。我厂校分迁川蜀、甘肃、宁夏，赶修川滇诸路，亦即针对此一着毒棋而来！应铨 久不见面 清华闻亦在川中设分校 或分院系。日来血压如何 戒戒烟或有好处。闻上海旧书店 内部可买 还有我旧书可买 便中望看看 若有《湘行散记》（商务版、开明版）可为各买一本来 有《月下小景》早年版也好 又若有《自传》（金屋版 最早的一种），也找一本来，谢谢。我心脏不好，老是隐痛不止，虽依旧上半工 工作效率已极低 凡事随作随忘 文学创作方面早已不抱任何幻想，即作一读者资格也可怀疑。即常识较多之绸缎研究，恐亦复难以为继。目下仍在整理删改《服装图录》^④ 因无得力

助手，查校原引书过百种，即已十分吃力。有关文学艺术新的要求，务虚者定调益高，转入工作实际，不免深感思想水平落后，工作极不好作。家中孩子们均学工，大的且作钳工，已八年，小的作铣床设计，大致终生均将守在机器边，倒也简单省事。老二虎虎的爱人也学工，已得一孩子，有了八个月，每到星期六，从托儿所接回来时，我即降级外迁，让主要房子给孩子住。若小龙结婚也有了孩子，我恐怕还得降一级！王逊因病已从四清^⑥工作队回转北京。家庭生活尚美满。惟美术系恐得撤消，学校也得分散。

北方久旱，不雨不雪，今春庄稼实令人忧心。熟人均尚好，吴晗《海瑞罢官》由上海讨论开始，近日似已成为全国性历史院系师生注意集中一个问题，牵涉及此间“大专家”恐亦不少也。

并候佳好。

从文 二月十日

程应镠 字仲武，笔名流金。作家、历史学家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。

宗蕖 指李宗蕖，程应镠夫人。

向达 字觉民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，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

应铨 即程应铨，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，程应镠之弟。

《服装图录》指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一书，1964年送审稿。当时历史博物馆称此选题为《中国服饰资料》；作者提到此专著时常简称《服饰资料》、《服饰》、《服装资料》、《服装》、《服装图录》等。

王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。

⑥ 四清 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是自1962年冬到1966年间遍及全国城乡的一次政治运动。因包含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组织、清思想的内容，又称“四清”运动。

19660211左右

北 京

致程应镠

流金：

昨寄一信，可能未将 502 门牌填上，如未收到，可便中在附近邮局查查。程字是否误写为“陈”字，已记不清楚。近年来已一再发现类似事情，甚矣吾衰，头脑之不得用，一至于此！

“开门学习”，三个月前北京说来十分得益，但今年却已不再进行。（你们如出行，务必争取去江西，可看的甚多。我六一年去三个月，为五十以后所遇最深刻印象。）各学校民主党派、全国政协及国务院参事室，均不提此事。私意估计，大致是耗费过大，因此恢复“坐而论道”方式，可以无穷无尽学习下去，因目前社会发展变化之大，国际关系变化之大，即以重要文件学习而言，也永远无虞匮乏也。学校方面（文史部门教师）大致多集中于《海瑞罢官》与半工半读改制及教改三问题。政协与各民主党派，无党派直属学习组则学反修、反帝文件。事实上大家知道国际的问题极其少，但谈来谈去，认识上亦不易真正有何提高。惟共同学习的队伍，却极有其意义。前数年中计有马寅初、黄琪翔、郑洞国、李书

城（黄兴之参谋长）等十多人，近年则有梁漱溟、向达、王芸生、邹秉文、翁独健^①、吴世昌^②、还有巨赞法师及一基督教首脑等廿多人，有些近于卅年老友，有些又永远将极陌生，不仅政治认识差距大，生活习惯差距且更大。每礼拜照例有二下午同在一处，以我而言，因为不懂政治，真可以说可学处得益极多。但谈思想改造，如何具体运用到工作上去，势无可望。因为“务虚”另是一种材分，只要敢大胆说话，用半天时间抄报章上材料，一发言，即可占去半天。但若想结合个人业务而言，则似无可说，说来亦只二三人听得懂，其余大致将不知何意。首先是彼此数年同在一处，业务上少共通处，生活上也少共通处，而学习目的则为思想流注共同在一问题上求有所提高，有利于“改造”，可以说是费时多，费力大，而见功不易。或许到一定时候还得想法改改。最好方法还是能有机会让有专业的多和同行接触，例如尽我有机会去参观全国各博物馆、一切从实践出发，在新认识基础上谈改变世界观、歌颂共产党、赞美伟大的新社会，才有话说，说来也才有分量、有内容。不至于流入空疏，言之无物。但有许多人目下说来，根本无所谓“专业”，大致也就只有坐下来，谈下去，为唯一可以采用方式了。

应铨久未见到，王逊住处相近，见面较容易。向、翁二位因同在一组，每星期总同在一处三两次，两人开会次数或比我还多些，总在四五次间。

孩子们入大学了没有？让他们学自然科学省些事。社会科学今后十年变动大，最难适应的是文、史、哲、艺术、音乐，但最容易的许又恰是艺术文学音乐等等。

华北迷迷大雪二次，旱象得到部分解除，是件大好事！

从文

翁独健 历史学家，教育家。时为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。

吴世昌 文史研究家、红学家、教授。时为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19660310

顺 义

张兆和致沈从文

从文：

前几天，我正起早赶写材料，忽然感到地震，持续有一分多钟之久。来到北方，这样强度的地震，近些年来好像还没有经历过。这里老乡认为“地动山摇，花子撂瓢”，今年会是个好年成。好些人都说，今年是马年，下黄雨，耜地前来一场好雪，今天又下树挂，肯定是个丰收年，如果这些话有几分根据，自然很好，对备战备荒有好处。可今天早晨我从广播喇叭中，好像听到邢台专区有十五个公社受地震影响，似乎受相当损失，我听的不完全，我想到永玉和他的一帮战友，天保佑他们没有恭逢其会。问问梅溪，永玉最近有信来家没有，念念。写个信给我。

晚报和焦裕禄小册子收到，对工作有用，读过的《中国青年》如家中不预备留的，也望为寄来。丁甲庄是个三类队，长时期以来党支部处于瘫痪状态，不抓政治，走资本主义道路，社员被旧思想、旧习惯势力深深的影响着，要想突出政治，用主席思想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教育，改变丁甲庄面貌，这工作比起附近其他村子说来就要艰巨得多。我们运动的进度比较慢，原因在这里，村子也大，情况复杂。四清五月能否结束，现在还说不好……来立一帮大学生可能在四月底走，

他们希望能留下搞完这次运动，但因为他们是毕业班，还要实习等等，能不能留下很难说。老沈还没有回来。海珠长期严重失眠，有一次半夜服了八粒眠尔通，因此第二天昏迷不醒，接回北京休养了一礼拜，回来时十分憔悴。我同房小张有心脏、淋巴结核等病，农村青年小毛本来身体挺棒，现在由于睡眠不足，也病了一场，前不久搬到我们住处的大个子小唐，身材魁伟，可是长期患胃病。同这些个青年人比起来，我的健康情况略近于奇迹，同志们很难解答这个问题。我只是在天气转暖，劳动时脱衣冷热不均夜间有几声咳，已托小张进城为买半斤核桃仁，大哥寄的贝母粉请寄来少许……

来信说到大弟小弟工作紧张，青年人紧张工作是正常现象；希望他们注意身体，注意饮食。

我不能常写信，可“惯迟作答爱书来”，谈谈家里大小情况，谈谈红红，对我是紧张生活中的调剂。也是人生一乐趣。

兆

3.10

张兆和 作者的夫人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编辑，通信时正参加四清工作队，在京郊顺义农村。

永玉 沈从文的表侄，木刻家、画家黄永玉。当时参加四清工作队，正在邢台受灾地区。

196603

北 京

复程应镠

流金：

书收到谢谢。《海瑞罢官》和《谢瑶环》诸戏，越提越高，看来今之“京兆尹”，也得落选让位了。且涉及的或不只三五人。因为全部史学界，到目前为止，还居多是“民主人士”底子，如何思想改造，工作改进，是一件大事，也是一件难事！大家务虚检讨、表态比较容易，至于如何用新观点新方法具体应用到写通史、专书、教材、论文，却极不容易。一切还是原班人马，演一出新戏，有可能作得令人十分满意。具体应用到教书、编书，彼此不免茫然无所适从，也无样板可仿！尤以最近《红旗》尹达一文，广泛冲击到当前史学界，想必不久你们学校也要讨论到。

王逊在家养病，看新小说。能看新小说，可知心情还比较从容。至于所编书、授课，大致将在五月后学校师生回来以后讨论“教改”中解决，照习惯，一经讨论，总又得有一年半载去矣。世界在大动荡中，国内为社会主义深化，国外则越南战争是焦点，再一“升级”即接触及我国边沿。就趋势看来，“升级”似又为必然发展。目前力量不够，处处谨慎，不刺激中国，一到准备完成，或越傀儡政权再次大受挫折时，也会有忽然向中国重要交通点和军事设施轰炸的一天。

更有可能还是“日韩同盟”的实施时，一二年后，对我东北压力必会突然增加。这是这里一些老年人的看法，也许只近于一种杞忧！

我心脏已不大好，经常隐痛，一切工作照医生意见通得放弃了。希望过南方走走，家中因张兆和下去四清，已无人照料，脱不了身。孩子们均搞机床设计，经常每日工作十二小时，惟星期天带一九月大小孙女回家住一晚。孩子一来，我即降级到外屋，我房中即刻成了孩子天下，瓶瓶罐罐尿片被盖，到处都是，星期一早上一走，家中还得为收拾残局，费一点钟，才能恢复原来情状。看什么文章多顾彼失此，精力衰退，记忆力理解力和好事热心已大不如数年前过上海时！想照十年前那么为各校奔走，已无能为力。

并候府中长幼佳好。

弟 从文 顿首

19660507

北 京

致程应铨

流金：

天气已近暮春，公园中百花盛开，家中多病号，因之尚少心情去看看花，到得一家人能成行出门时，恐又已到初夏后矣。

应铨来谈谈，他精神似很好。新的教学法有了较大改变，凡事从实际出发，因此取得经验知识都是崭新的，大不同于过去。他除工作以外凡事兴致很好，这是极难得的一点，所谓“青春气”！有些年在卅来岁的还赶不上的。王逊咳血已止住，若肯真正“自我革命”，下狠心禁烟戒酒，体力回复，实意中事。院校改制，课程商讨，大致又得要一年半载，因此所编教材，均在停顿中。若照新拟办法说来，美术史至多不会过五十六小时，估计一年中至多讲廿来次，即可毕事。此后通史大致也不会加倍。

这几月报刊对吴晗批评日益深入，范围之广，火力之集中，均为解放以来第一回出现。近日已提到和章、罗、储等等并列。又闻北大则正起始在展览翦伯赞材料，大致不久即将在报刊上公开。彼素来以马列史学权威自居，骄傲不可一世，今之展开批评，加以清算，是意中事，非意外事。

我近日血压日高，升级至二百廿，下落时也在二百间，

头常感沉重，许多拟作待作事情，大致均得搁下了。你如有下乡机会，莫轻易放过。以后不教书即放弃了它，也不要以为可惜。因一切在大动荡中，“要干啥即干啥”，不容易学，学明白了此道理，可实在大有好处。对国家，对个人，好处均十分显明。

近十六年来，我觉得生意充满新奇感是去四川土改一年，及上井冈山参观三个月，觉得对个人生命意义格外深刻。特别是在江西旅行那三个月，见闻种种教育意义重大，一生难忘，只觉得应当尽余生为国家、为党多作一点好事、有用事，才合理。在北京住下学习一年，也不如政协例行每年出外参观一月得益为多。

在京熟人，三十年前故旧多逐渐故去，存在的，也各因分业不同，极少见面机会，近十多年同事，即同在一室办公，对事物也少共同理会，稍一分工，照例即不悉姓名。家中孩子均学工，将一生守在机床边，老二且不久即将远调四川，夫妇均同学一门，只留下个将近周岁小女在此间托儿所。老大年卅尚未成婚，也作机床设计，虽作过八年钳工，新的读半工半读，将来教书大致还得用。但作工一久，便似乎舍不得离开机床边了。工作地虽在西郊，经常也多是两星期方回来看看，吃顿饭便又即匆匆走去。唯一经常可以见面是政协卅来位学习组同仁，虽同称“高知”，其实仍是各色各样，虽熟实永远陌生。有医院院长、报馆社长、副部长、局长、法律……农业、哲学、数学、史学等等专家。虽然内中有一位搞文学的吴世昌，却搞的是版本，比俞平伯用心还繁琐。唯一近似同行只翁独健、向达二位。看来他们搞业务的机会也已不多，因为都已年过六十。每星期经常均有四五个半天

学习会得参加，向仍住北大，一星期至少得有三次入城学，惟兴致仍很好，四城旧书店尚可发现他敦敦实实身体来往各处。虽年龄已到庄子“佚我以老”岁数，看来二三年中还不能作退休计也。所带研究生多已下乡，所学虽多，无使用处，用的机会似不甚多。若有人能够忽然想到“思想改造”能结合业务进行，当可称为一真正新发现。因为即此一来，对新的文史研究十分经济，显而易见即一部阶级斗争史求落实，便比较有希望一些，至于“生产发展史”，“劳动物质文化史”，“科技发明史”……设能趁此充分利用利用这分现有入力，作点准备基本工作，将来进展必省事甚多。第一层楼基若不充分利用利用这些人比较广博落实知识，将来想作三五层高楼大厦，恐怕也不大好办！大专学校制度变动大，今后一切课程必大大压缩，若万一无课可开，只改改文卷，也是难得好事。总之一切遵循“听、跟、走”三原则作去，必可少犯错误而事情作来对国家为有益。宗蕙若体力尚好，有机会争下乡过半年好。照此间报告，似乎人必下去一至三次，再参加城市工厂四清一次，始算满分及格。惟此事变化随时，难一概而论。但对副部长、副省长、局司长下去的实陆续有人。北大如邵循正亦已下乡。北方若干乡村生活情况苦些，患病者或多些，至于南方，此间有熟人到昆山一带四清，回来时说，比在北京吃住均好得多！

并候佳好。

从文 五月七日

翦伯赞 历史学家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副校长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

19660515

北 京

复罗叔子

叔子同志：

得信备悉 尊稿未即寄来 拟俟弟血压略低些时 再为从头至尾看一二次，尽个人思想水平所及，在章句间改正一下。若无大误 寄回来后再送学校看看 还是有必要 因为究竟工作数年，你总算有个交代。能力不足实不容讳言，谈的问题材料因之容易顾彼失此，难于全面。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，无从满足社会要求。但工作基本态度既十分严肃，当不至让人同《海瑞罢官》、《燕山夜话》如邓拓 吴晗等……作品并提。我个人意见是 这个作品尽能力改 改妥后 虽不宜于出版 送校中作个交代。此后手工业管理处或其他上级，有认为油印供内部参考需要，再商量印一百部不迟。油印用意，主要应当还是听取各方面意见，便于再行改写，逐渐使之完善。至于另写新材料 也还是要不怕三番五次修改 严肃对待此一工作 从反映劳动人民成就出发 突出毛主席思想 才可望少出差错 而对学生有实益。不知尊意以为然否？复候佳善。

沈从文 顿首 五月十五日

罗叔子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讲师，文化部组织为工艺专业编写基础教材执笔者之一。所编《工艺美术史》稿，经沈从文数次审定补充，几年间不断修改充实。信中所说“尊稿”，指其第4稿。

19660516

北 京

复邵洵美

洵美兄：

得信知近状，深念念。此间熟友说及，“金橘饼”能治哮喘。不知试验过否？陆小曼 尚有机会见面否？弟近年来亦因血压高（二百廿），心脏不良，长在家中孤寂度日。昔年故旧，多成古人。又或各有所事，极少见面机会。社会主义深入，诸凡要求于大、中学生均能应付裕如之事，由弟学来，总不免有顾此失彼事，可知衰老已到如何程度。半年来日读报刊，新事新闻日多，更不免惊心动魄，并时怀如履薄冰惶恐感。在此“文化大革命”动荡中，成浮沫沉滓，意中事也。熟人中惟金岳霖^②半月犹可一面。余惟政协学习组约卅人，每星期有两上半天共同学习，人来自各个方面，同学十年，实仍如同陌生人。北京公园中牡丹芍药闻已次第开放，亦少有兴趣一看。努生 去世，想早闻知，去世一礼拜前，犹同往郊外参观“焦庄户”地道战遗迹也。光旦先生 似仍康健如昔，饶孟侃任教外语学院，去年闻住医院，有患癌传闻，难得其详。之琳、健吾住处虽相隔不远，因业务不同，至多一年半载偶尔一见，高植患心脏病已故去数年，梦家 似仍在科学院工作，已四五年未见面。太侔先生^⑥仍健在，住青岛，五六年前去青岛曾一相见。俞珊情形不明白，想来晚景

或不如小曼从容也。林徽因故去后，思成再婚亦已数年，惟偶于某种会期中可一晤及。傅雷想尚不断有新译出版。此间闻周知堂老人^⑦年近八十，尚有新译希腊文学约廿万言完成。并写著自传约四十万言，或在香港出版，日本拟全译。萧乾亦经常有译著刊印，惟不署本名而已。拉杂奉闻，或可一慰病榻岑寂也。

并候府中长幼佳好。

弟 从文

五月十六日

邵洵美 现代作家、出版家、文学翻译家。

陆小曼 已故诗人徐志摩的夫人。

金岳霖 字龙荪。哲学家、逻辑学家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，哲学研究所副所长。

罗生 即罗隆基，字罗生。政治活动家，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。

光旦先生 指潘光旦。优生学家，清华大学教授。

梦家 即陈梦家。现代诗人、考古学家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。

⑥ 太侔先生 指赵畸，字太侔。教授，原青岛大学教务长，30年代曾接任山东大学校长。

⑦ 知堂老人 周作人的笔名之一。现代作家，抗日战争时曾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，解放后从事翻译工作。